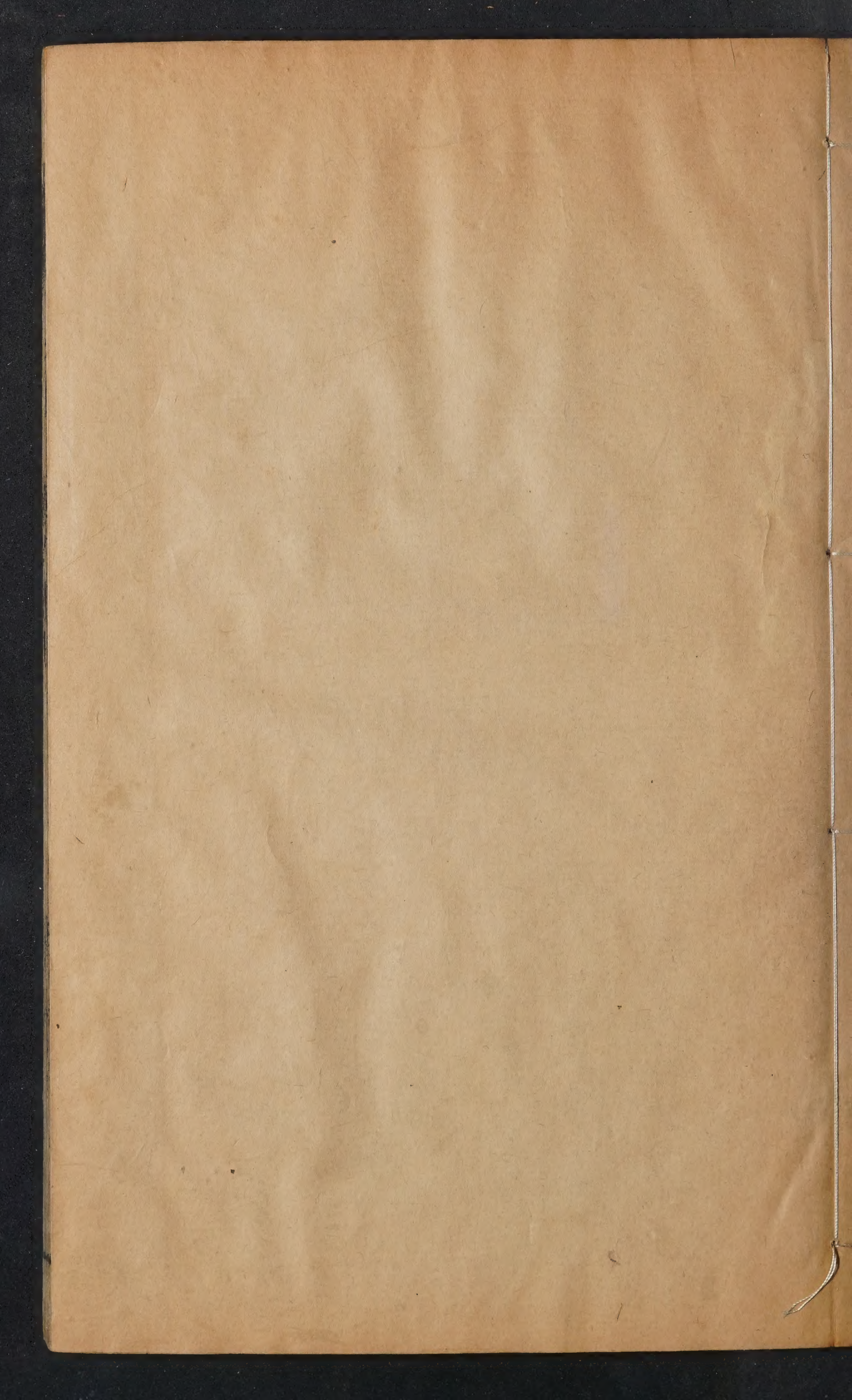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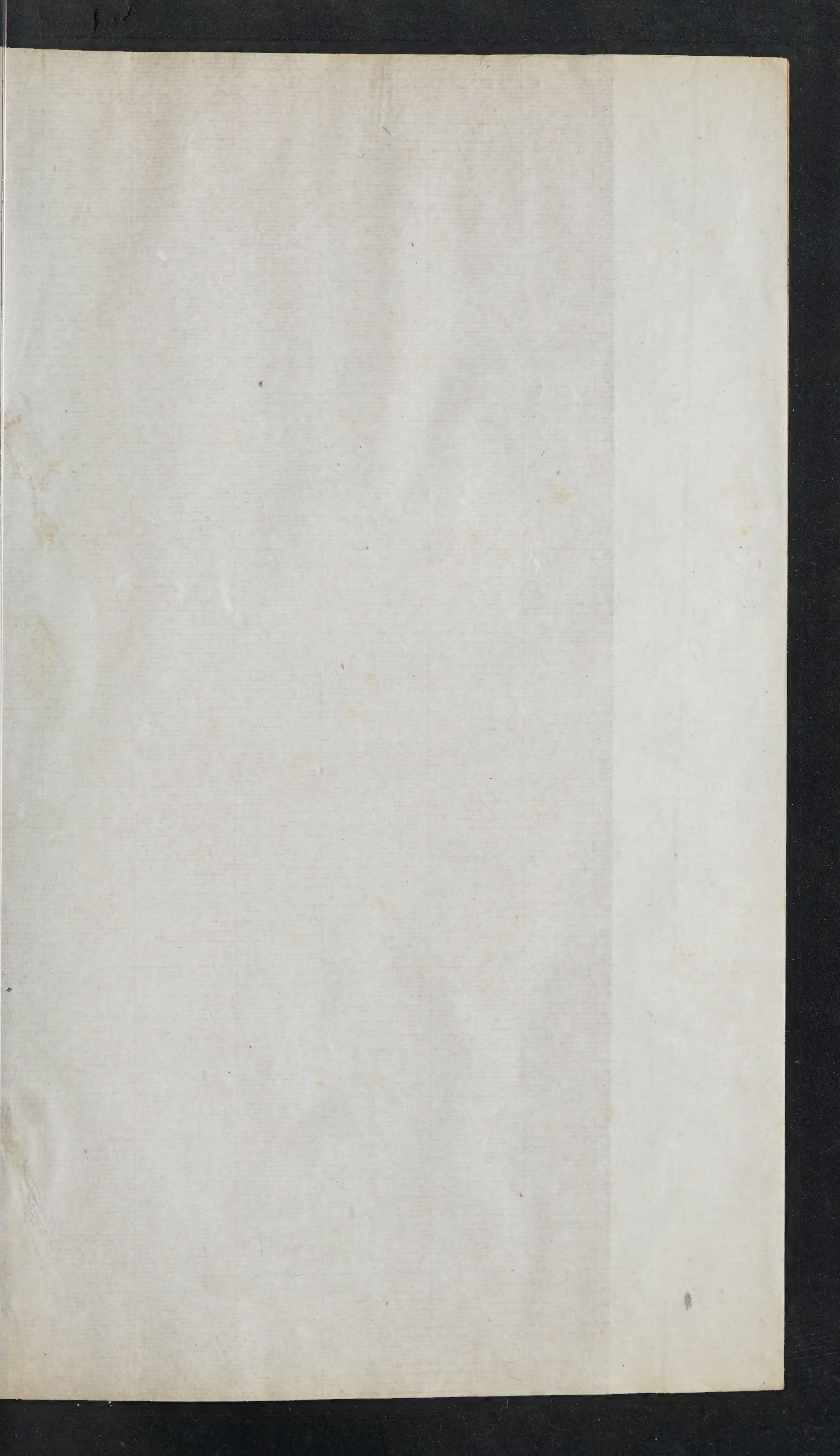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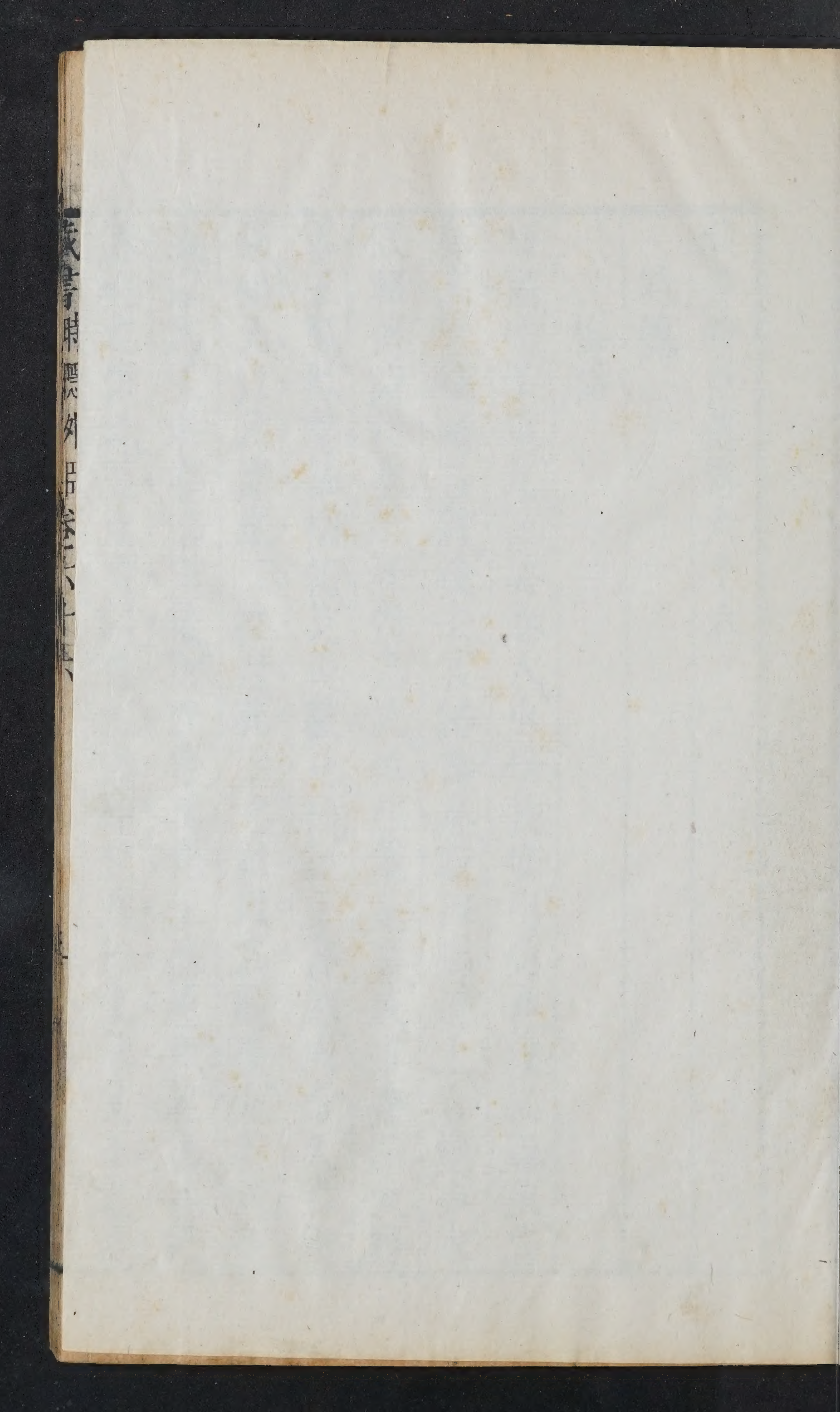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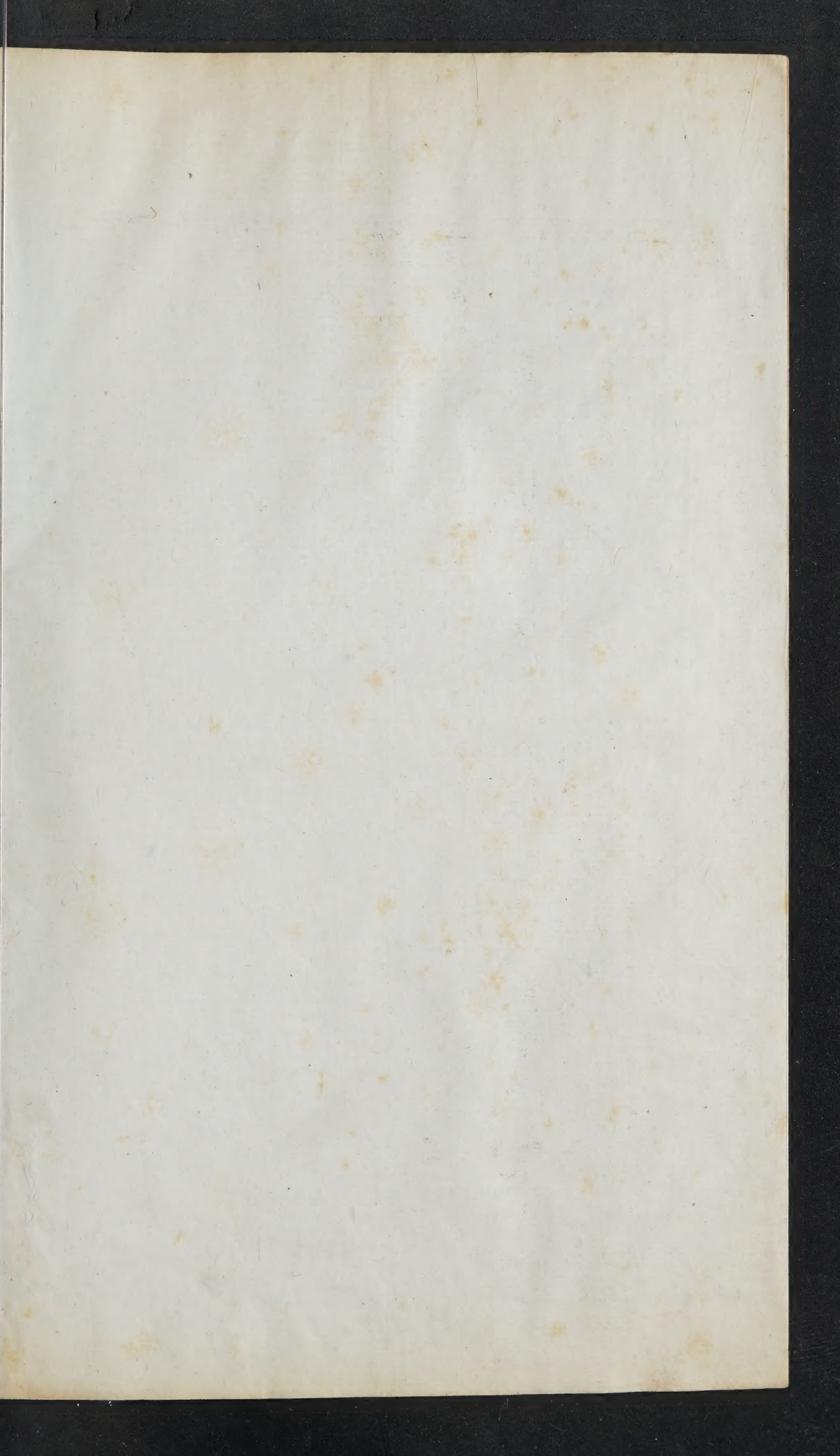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六

時隱

梅福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災異數見、福復上書諫、成帝久亡繼嗣、福又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先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者、絶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以上承其王者之

始祖、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極是）孔子曰、丘殷人也、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是梅福復言之、綏和元年、乃立二王後、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

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卓吾曰、此大有力量人、但抽身早爾、

逢萌徐房李子雲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

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
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
有頃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
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後詔書徵萌、託老耄迷路
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也、今尚
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即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
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
穢行、遠遁以去、惟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謂之
論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數言
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譚賢殷謨王霸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王莽時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黨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並不到王霸字儒仲亦廣武人王莽簒位弃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周燮馮良

周燮字彥祖汝南人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十歲就學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脩賀問之好（似卓老）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獨顯然不違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良字君郎年三十為尉

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踣慨然恥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腐朽衣裳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韓康

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矣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冒晨

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道逃遁卒以壽終

范冉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年十八到南陽受業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内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議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臨命遺令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漢濱父老

漢濱父老不知何許人也延禧中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

沔水、百姓莫不輟觀之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
使人問之、老父不答、溫乃下車、自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
也、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
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
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民無觀焉、子又何
故欲人之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父老

桓帝時、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道、逢友人共班
草而言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
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將性命之不免矣、因相

貞○可○憤○

抱而泣有陳留老父趍而過之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得而去

魏桓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姜岐

姜岐字子平悟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喬玄為上

邽太守、召岐、岐稱病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收岐、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殺之、益不可、玄怒、撾益、益得杖、諫曰、岐少脩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故敢以死爭也、玄乃止、岐隱居、以畜蜂豕爲事、從學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百姓就而居者數千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

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况在
淸聽不加哀憐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
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
被州辟邕辭讓之曰申屠蟠禀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
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爲燥濕輕
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
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
狷○狹○
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殁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
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隷從事於河鞏之間爲封傳護送蟠
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

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唯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

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牵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

等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追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范曄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顔子

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母及母卒良與兄伯鸞同居廬兄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良既才高而論議尚奇多駭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追之乃遯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輙裳布被竹笥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

隱者之風焉

袁閎

袁閎字夏甫、少厲操行、徵聘舉召皆不應、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皆不受、閎見時方險亂、對其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山林、以母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

鄉人就閤避難者皆得全免閤遂卒於土室勑其子勿設殯棺但着禪衫踈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墼爲藏

郭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幼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地理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間行

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
皆如此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
不能傷也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
於野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
屋明年卒年四十八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
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所製也邕嘗謂涿郡盧植曰吾爲
碑銘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耳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
斥林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
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
恨也茅容陳畱人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

獨危坐林宗行見之遂請寓宿旦日殺鷄林宗謂爲己設旣而巳爲毋供而以草蔬飯客林宗起而拜曰卿賢哉宜勤於學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亦勸令游學庾乘少給事縣廷林宗見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甲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濟陰黃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婦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

集賓客，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惡十五事，遂登車去，允以此遂廢，又譏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竝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郝禮眞等六十人，皆成名於世

徐穉

徐穉字孺子，南昌人，時陳蕃爲太守，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延禧二年，蕃爲尚書令，與僕射胡廣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伏見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

月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並不至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日久著長於三輔禮義之鄉皆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者若徐穉生長江南而角立傑出尤爲難也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穉負粮徒步往弔之設雞酒祭哭畢遂去郭林宗疑之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之設飯穉辭去乃言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亦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衆恠之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何德以堪之

管寧 此人大用得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游學於異國、而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着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寧所居屯落、皆會井而汲、男女混雜、每至爭汲鬬鬩、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而先汲水以待來者、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鬬訟矣、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篤行君子、司徒華歆薦

寧、曹丕簒位、徵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日、寧盡封還之、卒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知故勸寧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乎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

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一　龐德公司馬徽　二人俱大用得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巣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

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壠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値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

俗人遂謂龐公

張臶

張臶、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居上黨、幷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亦不就、徙遁常山、遷居任縣、曹操辟之、又不肯詣、正始初、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人曰、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兆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焦光　字孝然

焦光、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及魏簒位、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

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覲又不論其
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寢冬雪大至光臥不移人以爲死
就視如故後百歲餘乃卒

李士謙崔廓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
畢志不仕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
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
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謂之曰子多陰德矣士謙
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爲陰德嘗
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非

報應之最著者乎崔廓安平人少孤貧屢爲鄉族所屈辱逃入山中不應辟命亦與士謙爲忘年之友故時稱崔李焉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仁壽末州郡頻舉皆不應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嗟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爲嗣兄子方在襁褓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家苦貧出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内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内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于蔿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乃黜河内太守而德秀於是知名然非其好也歲餘駕柴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唯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琯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也

鄭遨李道殷羅隱之

鄭遨白馬人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俱隱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又能化石爲金遨甞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召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皆不起

南安翁

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翁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時人稱曰南安翁竟不知其名誰也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

文籍視之皆經子陳忽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少焉二子歸捨鉏揖客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問之乃大兒於關外糴果失稅爲關吏所拘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守詢

詰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
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禮謝之、而釋其子、次日枉駕
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待隣曲甚
有恩禮、以故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之曰蘇翁焉、身長
七尺、美鬚髯、無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樹耘芟、灌溉培壅、
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絶蔬、滋鬱暢茂、四
時之品、無闕者、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夜織屨、堅
韌過革舄、人爭貿之、是以薪米不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

式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親題書兩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怳若自失黙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

說○了○他○

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寘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扃户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六終

身隱

莊周 ○附列禦寇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

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禦寇、鄭人、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老商氏、友伯高子、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于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四皓

四皓者、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常賣卜於成都、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游、屢稱其德、蜀有

富人羅冲者問之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也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至、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子真躬耕巖石之

下而名振京師

向長禽慶　不事莽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白、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子夏、俱游五嶽名山、莫知所終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光武遣鄧禹西征、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舉手西

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郏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嚴光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

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謂光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上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

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故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悼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矜高未嘗修刺候人（似卓老）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好賓客更遣使要丹皆不能致信陽侯陰就者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

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冉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
茸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
冉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一坐皆失色就不得已令
去輦冉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閔仲叔荀恁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
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
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
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
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知敕吏常給焉、仲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卒于家、

梁鴻高慨

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受業太學、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

誤失火、延及它舍、鴻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旣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

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
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
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
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
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
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
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
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鴻乃易姓運期名燿字
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呉將行作詩云云
遂至呉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

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呉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豈知鴻真烈士乎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家以農畝爲業而鳳專精誦讀

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覺故其後遂爲名儒焉教授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

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奈何、佟曰、佟幸得保全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庻事、反不苦邪、遂去、終不見

矯慎馬瑤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慎先之、年七十餘、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慎同郡馬瑤亦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樊英

樊英字季齊、魯陽人、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黒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

帝怒之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弗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此未可以病英也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

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如是年七十餘卒於家

樊英善藏其用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一也樊英楊厚初徵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是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疏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乎

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謗禮樂謂遠術賤斥國華謂獨善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其將與夷狄同乎

周勰

周勰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留太守防之孫也少以父任爲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以事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

疾隱處寢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爲知命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友人郭正稱之曰

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寒貧子

寒貧子建安初客三輔至十六年關中大亂乃南入漢中及漢中破隨衆還長安居窮巷小屋行乞以自給富貴人饋遺之皆不受因號曰寒貧子云

翟莊

翟莊潯陽人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

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晩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命徵並不就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人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

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了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皇甫謐 附楊王孫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猶不好學游揚無度或以爲癡嘗以所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

因對之流漢謐於是感激遂去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專以著述爲務矣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眞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者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終窮而不變也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不過轉死溝壑而已矣謐答之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所必全者形也所不可犯者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

命安在其爲得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乎弱且病也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又孰與富貴而擾神耗精者歟夫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故一人死而人皆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人皆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又何損益於死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眞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全矣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焉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

官或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椽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辭切言至遂見聽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初服寒食散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濟陰太守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絶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信哉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

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

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如令䰟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黄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矣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

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粗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絶之後蘧蒢裹尸置尸牀上舉牀就阬去牀下尸便以親土上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無居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没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卒無改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

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之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謂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乎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

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肢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乆客昔帝堯之葬也竅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厚葬

畱歸爾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祁矦曰善遂贏葬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
高尚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
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詳姓氏宅
邊有五柳樹故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環堵蕭然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縣有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家人固請種秔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久之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在縣僅八十日秔既不熟秫亦不收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元熙中刺史王弘臨江州嘗詣潛潛稱疾不見因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而已初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弘後知潛

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先於半道要潛潛比過便引酌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顧左右為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脚令度履弘復要潛至州問其所乘潛曰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異也初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且去郡將常候之值潛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着其大致如此

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故時謂爲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譏之也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臥北窓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亦未爲深知先生也時廬山釋彗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

蓮社、潛與慧遠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
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晚叅
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廻
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
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静不覺過虎溪數百
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蕭統云
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
莫之與京、横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
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自非
大賢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是乎、蘇軾曰、所貴於枯淡者、

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黃庭堅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信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耶此知潛矣抑未謂深知潛也耶當竢如潛者辨之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

手執香爐至其所巳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戊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中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正家貧求宰縣不遂永平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

二升以供服餌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第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之館也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巳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

吹笙而巳性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毎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産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天官書也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絶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

輕、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使造年歷、至巳巳歲、特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斆曳尾之龜矣、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自隱處四十年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脩本草、遇神仙桓闓謂曰、君之陰功極著、以所脩本草、用䖟虫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

常香氣累日氛氲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誕散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巳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所著其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量腹而進松术

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又復何求平生善易老續皇甫
謐高士傳三卷

馬樞

馬樞扶風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周易梁邵陵王綸爲
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
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二千人尋遇侯景之亂綸舉
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
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
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
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于茅山目精洞黃能視

閣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阮孝緒

阮孝緒尉氏人自幼沉靜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罕見其面天監中屢薦召不出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外兄王晏貴顯屢

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欲就見孝緒、鑿垣而逃、曰我本不應為王侯姻戚

眭夸

眭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好飲酒、與崔浩相友善、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浩乃投詔書與夸、夸不肯受、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乎、桃簡、浩小名也、及浩誅、夸為素服、經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

李謐

李謐趙郡人也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鄉黨皆以神童稱年十八受業於博士孔璠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公府辟召皆不就時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有親識求官者琛答之曰諸君獨不見趙郡李謐乎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君等何爲輕自媒衒又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師事之今李先生在邇何不往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國耳

孔淳之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

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一　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肯往、使謂之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關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翟法賜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搆屋於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族親黨、亦罕接見、（似卓老）州奉詔徵爲著作佐郎、逃避不就、太守鄧文子上表、謂若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

月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揚州主簿不就自號被褐先生

朱桃椎

朱桃椎成都人也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芒履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履也以米茗易之置其處乃取履去日以爲常終不與人接其爲履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易之高士廉爲長史請見與語

瞪視不答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肯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皆事之、照隣有惡疾、感而問之、思邈委曲詳答、皆

可聽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故其傳最詳永寧初卒年百餘歲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盤桓龍門沙室間冬敝茅椒夏居石室所

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瘿栝麈尾皆流積不御、市田潁陽、與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晩年、肌肉消告、目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愼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攸緒苦祈還山、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伏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親貴求謁、寒溫外、默無所言、乃復聽還、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

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令州縣逼遣士爲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崔覲

崔覲城固人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文宗時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舉進士一不第遂棄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

時乘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隨意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也少有俊才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不忍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師於今十年方

忝綸閣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圖以畬遁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趂朝叅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篡位徵為禮部尚書以老病辭卒年八十餘按梁室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言之鳴邑唯圖清

直避世終身不仕焉

陳摶

陳摶字圖南號扶摇子亳州眞源縣人也與老子同鄉里四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媪召置懐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先生曰吾將遊泰山之巔與安期黄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廻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攜一石鐺而去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遊京國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先生至則長揖賜號清虚處士并賜宫女三人先生爲表謝上并有詩云雪爲肌

體玉爲腮多謝君王送出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遯去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岩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劒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歸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符歸成之語唐開元中有李琪者隱於華陽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闃

其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追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何留意於小道邪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宋太祖登極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詔服華陽巾草履垂絛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及兵還不利先生乃乞歸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幷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摶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

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敎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敎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眞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郎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其行、仍賜龜鶴

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安車軟輪巽數迎先生先生乃爲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

佳、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淸、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荄、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祗睿眷、俯順愚衷、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薇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云城外有二天子氣、陳康肅公堯咨旣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鬖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者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數千里矣、康肅曰、南菴何謂

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其後康肅轉漕閩中巡行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趣汝父歸康肅大驚問南菴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辰也先生稀到人間或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履門迎既坐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子乃出藥一粒睦起再拜受而服之睦回都下馬驚墮汴水善沒者救之得不死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閒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至有

地神獻果一盤酒一器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閒踏青山碧苔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羣花競開閒時則飲瓊液醉後或臥青苔逍遙非關名利落寬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羣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悶便着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閒遊八十三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

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遂去先生遽令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者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亦失所在又晤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阬也先生曰吾其不可久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峩眉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旣成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卽草遺表其略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遣賈得昇弁龜鶴鞍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

紫衣幷賜號曰悟眞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享年一百一十八歲得昇繼其觀事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也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公乃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先生先生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

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箸畫灰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命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故不復留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一云摶唐長興中進士遊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騾從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帝以其善相人也遣

詣南衙見眞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玉門役皆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眞宗卽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盧江許堅堅授范諤此一枝傳於南方也又云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須臾明逸作樵夫拜于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君相當爾雖晦迹山林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又謂明逸曰君不娶

可得中壽、明逸從之、果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
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
安穴稍後、世世當出明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
今爲將帥有聲

魏野

魏野、陝州人、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兎、因有娠、遂生野、及
長、嗜吟咏、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淸泉環遶、旁對雲山、景
趣幽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
多載酒從游、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
眞宗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頓纓

則狂豈能瞻對殿墀仰奉清燕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內侍存問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後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掉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云自爲墓於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旣卒、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爲詩、旣就藁、隨輒棄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逋不娶、無子

張學

張學、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親友強之仕、乃調淸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元佑、大臣復薦之、起敎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學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

秘書郎、敕郡縣致禮敦請、竟不出、學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詔以學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挈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問曰、亂何自起、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

矣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旣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䟽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朮以因學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敎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

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始為知義矣今因生四十三年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以蹤跡之

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贊善
之命來召因卽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卽時應命
後聞老母中風請還省覲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有意
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
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
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
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
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
疾復作至七月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
念自歎旁無朞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

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壙儻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傷感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相候病愈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氣力倍道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䟽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難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二十年四

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傞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

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

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

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

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

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

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王

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號丁亥集其小學四

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七　終

心隱

阮籍 附咸瞻孚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故時人服其遠識焉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

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
飲為常昭初欲為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
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
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
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
簡旬日而還昭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
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
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何也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
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
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會昭讓九錫公卿

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爲何哭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人宜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

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賫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司馬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鑪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譏笑師兄弟也是以他日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因賦豪傑詩云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嘗於蘇門山遇孫登

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大蝨之處褌中乎籍雖曰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所仇司馬昭又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

長咸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或又言籍不當爲鄭冲作勸晉王牋忽攷其文大槩謂褒德賞功禮典之常不必固讓而已演義論步兵勸進之文醉不欲爲而強迫爲之非楊雄甘爲美新者比是則然矣而未盡也咸字仲容父熈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似卓老）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

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聖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黙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嘗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彈劾帝宥之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在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蘇峻作逆識者

以爲知幾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宇宙爲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

笑而止平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似世人說卓老）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王績仲長子光附賀苓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婚不與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

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絶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又著五斗先生傳焉刺史崔喜請與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杜之松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醯醪也昔

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堂成列講罷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荅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臟不能無受也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荅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

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説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舍嘆而嗟文王負其吝而行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放沉黙好學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日衆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

値月夕直至宵分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多爲歌詩自稱退士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名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於是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處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賚裝錢五萬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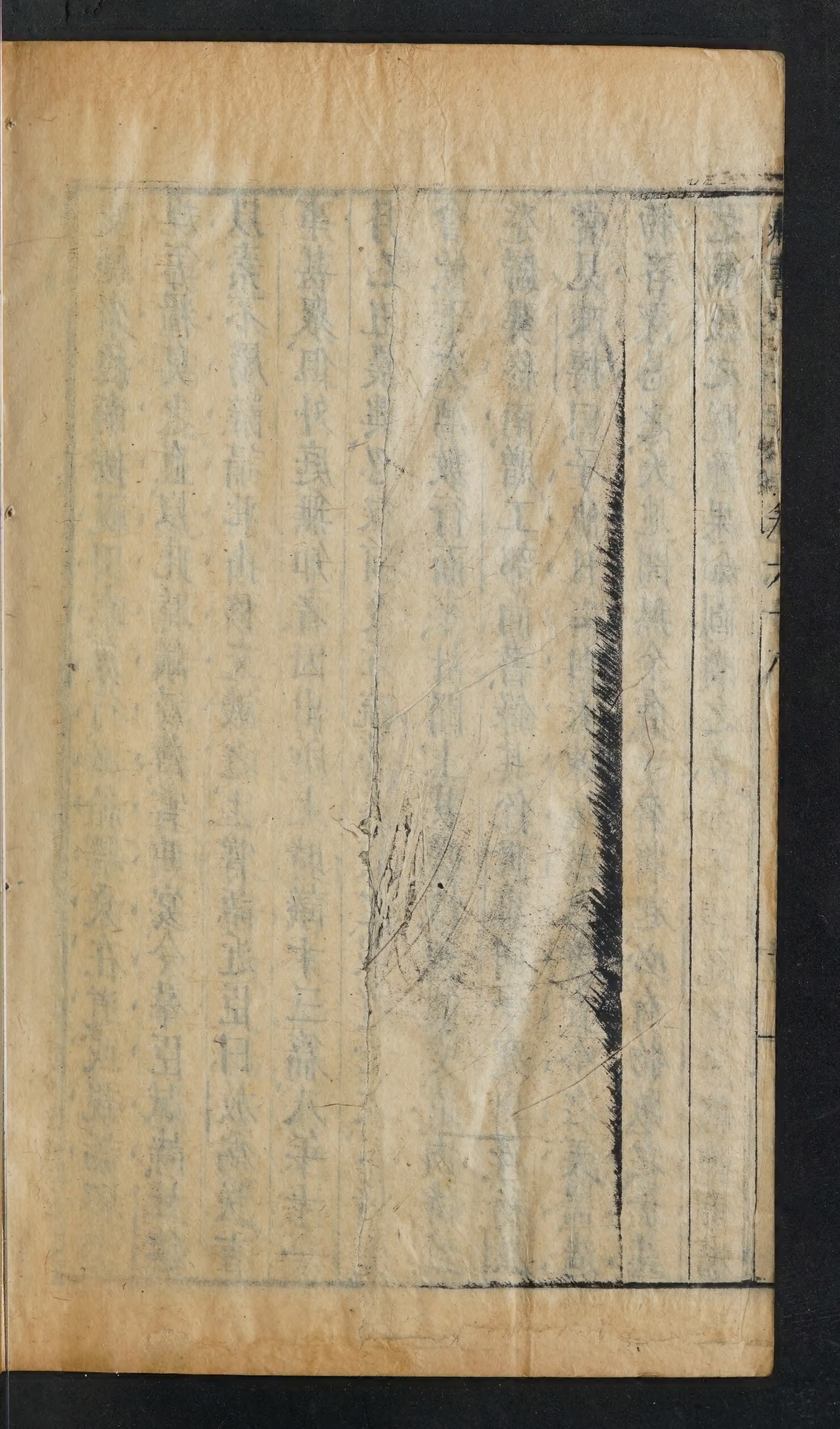
賢母

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請加旌賁、即遣官齎詔召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翼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暫歸故山、詔許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十月遣

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久請計月不受俸詔特給之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競耳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山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

虛佇日、無復醉山中、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
優答之、作歌賜之、乃賚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
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
至闕、俄復還山、人有詣書嘲之者、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
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
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
人屬族、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
屢遣人責放不法、條上其事、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
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
觀側、遣内侍就輿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俸、然

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驛声
規筭糧臭之直以此時議淩薄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
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
事甚衆但外庭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八年十一
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
會飲于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致
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侄世雍同學究出身初放
嘗見陳摶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
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
成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



吏隱外臣總論

卓吾子曰，使子房不爲韓，則終始辟穀人也，且不知有吏矣，安知有吏而隱乎。旣已藉漢滅秦報韓，是以不容不吏隱於漢耳，迹若吏隱，而心非也。吾迹其終之所就，又安得不謂之吏隱乎。使侯生不遇公子，則終身抱關人也，一遇公子，則出奇畫策，刎頸相隨，視死如飴矣，何者，得死所也。迹若吏隱，而心亦非也。吾迹其七十之初，據其平生之寓，是以亦謂之吏隱云耳。吾故曰二子皆吏隱也。夫古今豪傑終身不遇，而卒老於抱關，死於牖下者，何限也。彼侯生之得死於公子者，幸也，設不幸而不得死，則將終抱關，將

終吏隱自不容不甘之矣若子房者當日既不能死始皇於一擊之下他年若又不能遂滅秦之寃子房肯甘心辟穀已乎嗚呼國士之遇也知己之感也滅國之恨也五世之寃也千載豪傑其揆一也吏不吏隱不隱皆迹也非所論也具眼者倘以我言為然不

吏隱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

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眛死再拜以聞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禄薄未得
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
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
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
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
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
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
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

可用罷之無令佢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胡廣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寵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勤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會歲終應選舉雄敕眞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旣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

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䟽諫、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駮之曰、竊惟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若事下之後、議者剡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不從、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

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會蕃被害、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性溫柔、常遜言恭色以避權害、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

元年薨使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兹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卓吾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巖穴不肯見於世也胡廣趙誡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爲中庸也豈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鳳專爲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也蓋隱於無名者也

譙周

譙周西充人也幼孤既長躭古篤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辨論之才然潛識

內敏諳曉天文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
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
能忍況左右乎亮卒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後姜維連年
攻魏百姓凋瘁周作仇國論以諷之及鄧艾伐蜀周勸後
主出降時議欲奔吳或欲奔南中惟周以爲自古以來無
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
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吞吳吳不能
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
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
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

或難周曰艾若不受降其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勢不得不受既受不得不禮後王猶疑周乃上䟽曰易稱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國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候又下書辟周周以病不進咸熈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以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

八月而文王果崩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陳壽嘗爲本郡中正周語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之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數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篤疾不拜至冬果卒

鄭綮

綮武以進士登第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爲
果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綮移黃巢文牒請

○○奇○似○東○ナ○生

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羸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遷給事中、僖宗以杜弘徽爲中書舍人弘徽宰相杜讓能之弟也、綮以弘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不報綮卽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還徵、朝政有闕綮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

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叅謁蔡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蔡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蔡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偶然守道無復詼諧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

滑稽到底

馮道

馮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叅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

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者道不能却皆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服除復召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

地謂爲無事反致傷失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不可不愼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一首明宗顧左右錄之常以自誦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道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入潞王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始遇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朝來對曰無城無兵安敢

不來德光詰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
自是空世界
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
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
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
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
仰之爲元老云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
以謂契丹不至滅夷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周兵反
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遂陽立湘陰公斌爲漢嗣遣道與
趙上交王度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遂代漢左右知事

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其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巳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旣卒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云

卓吾曰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眞長樂老子者也孟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後臣獨爲之安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

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嘿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於譙周佐國之論而知後世人主皆不知以安社稷爲悅者矣然亦必有劉禪之昏庸五季之淪胥東漢諸帝之幼沖黨錮諸賢之互爲標幟乃可不然未可以是而藉口也

藏書外臣傳卷六十八 終

